

「教團兵裡，有人拿著天帝之劍？」

「正在調查詳細情況，請您再稍微等……」

「不用，我去看看。」

星辰節，帝國軍臨時陣地，皇帝主帳。

艾黛爾賈特扔下苦思兩夜的攻橋戰術，起身拿起魔斧艾姆魯，走出帳篷。

仰頭看著黑漆漆的天色，計算抵達目的地需要的時間。

同伴們休息得很充分，若此時出發，正好趁夜偷襲，殺敵軍一個措手不及。

……夜襲。

『我來夜襲。』

記憶中浮現的話語化為鈍刃，割得艾黛爾賈特內心疼痛不已，呼吸裡竄出血腥味，她才發現自己不小心咬破了嘴唇。

艾黛爾賈特低頭抹去眼角氤氳的熱氣，沉靜地對傳令兵下達命令。

「召集黑鷲游擊軍。」

「陛下，這可能是針對您設下的陷阱……」修伯特跟在她背後勸諫。

「我知道，你不想去可以不去。」

艾黛爾賈特將魔斧艾姆魯插在地上，雙手按著斧柄閉目養神，等待同伴會合。

她沒有莽撞到一個人自投羅網，也不強迫同伴跟她一起赴湯蹈火。

黑鷲游擊軍是皇帝直屬軍，但她只有在獲得老師的消息時，才會發出軟性召集令。

即使是陷阱，艾黛爾賈特也不會放過任何找回老師的機會。

帝國曆一一八五年，戰火在芙朵拉大地上延燒了將近五年。

作為戰爭發起者，艾黛爾賈特也希望趕快結束這一切。

但無論怎麼殫精竭慮、英勇奮戰，離成功總是會差那麼臨門一腳。

戰況毫無進展，宛若行走在嚴冬的泥淖中，每一步都窒礙難行。

進路隨著貝雷絲失蹤被冰封凍結，在艾黛爾賈特看來，整個世界都在原地打轉。

她本人也身陷於漫長黑夜的囹圄，看不見黎明。

「出發！」

集合時間一到，艾黛爾賈特立刻騎上馬，帶著同伴衝出陣地。

無月之夜下，黑鷲游擊軍披著夜色御馬前行。

艾黛爾賈特親自領軍跑在最前頭，離她最近的一騎是卡斯帕爾。

他望著皇帝背後隨風飄動的斗篷，疑惑地靠近隔壁的紅髮騎士。

「喂，希爾凡，我沒搞清楚狀況就跟來了，現在是怎麼回事啊？」

「聽說，偵察兵在大修道院附近的教團兵據點發現了天帝之劍。」

「老師在那裡嗎！？」

「現在就是要趕去確認。」

希爾凡搖了搖頭，他也走得很急，沒能打理頭髮，用手將被風吹得更亂的瀏海往後梳順。

「我不抱多大希望就是了，這種假消息都不知道來多少遍了。」

「唔……也是。」

卡斯帕爾沒想那麼多，聽到召集令就來了。

「那希爾凡，你為什麼還是來了？」

「再怎麼微弱的希望也是希望啊——你看，大家都一樣。」

希爾凡彈出拇指往身後一比，卡斯帕爾回頭望了一眼，浩浩蕩蕩的隊伍，全是熟悉臉孔。

貝雷絲的學生無人缺席，包括勸諫皇帝的修伯特、自稱只想當個篷裡蹲的貝爾娜提塔、用魔法把自己黏在馬鞍上打瞌睡的林哈爾特，甚至還有……

「呃，伊艾里扎怎麼也來了？」

「因為梅爾賽德司也在，你沒看他緊跟在她跟雅妮特後面嗎？」

「沒想到死神騎士這麼維護姊姊啊……」

這時，菲爾迪南特跟菲力克斯的座騎加快腳步，跟上了他們。

「希望這次能找到老師！」

「我只好奇是誰假冒指揮官……希望那人劍技了得，別讓我白跑一趟。」

「哈哈，菲力克斯，你是太久沒碰上旗鼓相當的對手，怕劍會生鏽嗎？」

希爾凡笑著隨口問了一句，菲力克斯卻回答得相當認真。

「不會生鏽，伊艾里扎劍技也很高超，不過，他的劍純粹是殺人劍，沒有其他東西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老師以前是傭兵，她的劍不算殺人劍嗎？」

「我不知道怎麼表達，但我跟指揮官對練總能有所領悟，那段時間進步得特別快。」

「唔……老師陪我練槍的時候，我沒那種感覺啊。」

「因為你的人生追求不在武技，槍術對你而言只是一種工具，怎會有感覺？」

「女孩子都喜歡用槍的帥哥嘛！嗯？但滿足條件的我現在根本沒對象，為什麼……」

等兩人聊到一個段落，滿臉納悶的菲爾迪南特突然開口，提出一個他百思不解的問題。

「我想諮詢一下你們的意見……前兩天的會議上，我提到老師，為什麼會惹怒陛下？」

「惹怒艾黛爾賈特？」卡斯帕爾疑惑歪眉。「你說哪件事啊？」

「進攻密爾丁大橋失敗的檢討會議上，艾黛爾賈特問大家有什麼想法，我不是回答『要是老師在，攻下密爾丁根本輕而易舉』嗎？感覺陛下聽了非常生氣啊。」

「有嗎？她沒生氣吧，只是不想接你的話而已。」

「可是，她臉上本來沒表情，聽到我的話才突然皺了皺眉……會後她沒對我講什麼，也用平常的態度跟我說話，但我總覺得她在那個當下超級火大。」

「菲爾迪南特，我當時沒看到她的表情，不過聽你這麼說，我覺得你是傷到陛下了。」
希爾凡望了望前面不曾回過頭的皇帝，小聲地分析道。

「你也知道，陛下整整五年都在找老師，她是最希望老師在場的人，你在地面前提起不可能實現的假設，一方面對戰情沒有幫助，一方面也狠狠戳到了她的傷口啊。」

「傷口……？」

這五年，艾黛爾賈特在人前總是面無表情。

如一灘死水，無論戰事如何都激不起水花，無論誰死誰活都毫無反應，失去喜怒哀樂的能力。她一心只顧著戰鬥、戰鬥、戰鬥……領導帝國軍不斷進攻與退守。

唯有投入貝雷絲的消息會產生波紋，但確認消息為假後又復歸平靜，長久以來，反反覆覆。菲爾迪南特從來沒想過，這位百折不撓、鐵石心腸的皇帝，居然會因為一句話受傷。

不，傷口原本就在，只是他深信比自己優秀的皇帝不會有脆弱的一面，一直沒有發現。

「……抱歉，我考慮得不夠周全。」

「其實，陛下也沒對你生氣吧，你不用太內疚啦。」

希爾凡安慰了一下面露沮喪的菲爾迪南特，看看四周，發現他們快抵達目的地了。

「快到了，做好戰鬥準備吧。」

「喔！我先叫林哈爾特起來！」

卡斯帕爾放慢速度，回頭去喊還在睡覺的青梅竹馬。

「小艾黛爾，喝點熱的暖暖身子吧？」

黑鷲游擊軍打敗教團兵，搜遍整個據點，連疑似天帝之劍的物品都沒看見。

這是艾黛爾賈特預料中的結果。

她知道暗黑蠢動者利用她借刀殺人，但教團兵本來就是敵人，所以她選擇領軍勦滅他們，而不是潛入據點尋找天帝之劍。

一行人在據點附近的山林紮營休息，多洛緹雅朝著營火沉思的皇帝遞出一杯熱茶。

「謝謝。」

但艾黛爾賈特現在不想喝任何東西，接過杯子放到一邊。

「等妳喝完，我才會走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呵呵，妳想說『不要煩我』對吧？但是不行，老師不在，我也很傷心，但飯菜總是要吃，生活總是要過的，我發現妳最近吃得越來越少，真是快看不下去了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老師剛失蹤那年妳也吃得很少，但後來有恢復正常，為什麼最近又不正常了呢？」

艾黛爾賈特沒有回答，默默拿起熱茶喝。

茶很燙，沒辦法一口氣喝完，多洛緹雅便趁機說下去。

「讓我猜猜看吧，小艾黛爾肯定認為老師還活著，但老師為什麼一直不出現呢？因為她無法行動？轉投敵軍？還是，早就離開了芙朵拉，不想被任何人找到——」

「我喝完了。」

艾黛爾賈特出聲打斷她的猜想，將空杯子遞給多洛緹雅。

「謝謝，很好喝。」

「當然了，這是生命果茶喲，我跟瑪努艾拉前輩努力撒嬌要來的。」

生命果茶……

艾黛爾賈特想起貝雷絲泡生命果茶給學生喝的那晚，老師吹在自己手背上的呼吸。

她低頭將臉埋入掌心。

真的……好想念老師。

好想見到她。

哪怕是出現在敵人身邊也好。

為什麼，連惡夢也不曾實現呢？

「回去以後，我會向瑪努艾拉大人道謝的。」

艾黛爾賈特緩緩抬頭，望著多洛緹雅說道。

「也謝謝妳的關心，以後我會好好吃飯的。」

多洛緹雅仍然放心不下，艾黛爾賈特這五年在政務上的表現讓她在帝國飽受愛戴，但一部份人民居然以為現任皇帝天生不會笑。

甚至也不會哭，多洛緹雅很久沒見到她掉淚，這時的表情也相當平靜，沒有悲傷的樣子。

「好吧……我去找小佩托拉弄點吃的過來，妳等一下可要好好吃完。」
「嗯，拜託妳了。」

等她離開，艾黛爾賈特帶著魔斧艾姆魯起身走到泉水旁，捧起冷水洗臉。洗了很久，直到眼中不再流出熱度，臉頰蒼白乾淨，恢復皇帝應有的威儀。

艾黛爾賈特望著持續晃漾的水面，忽然注意到倒映於其中的細碎星光。想起了同在星辰節的誓約之夜。

『五年後的今天，要不要在大修道院重聚？』

黑鷲級長笑著提議，千年祭當天舉辦同學會。

『老師也會來吧？』

『當然。』

『不要忘記喔，老師。即使千年祭中止了，我也一定會回到這裡。』

艾黛爾賈特不曾食言，她相信老師也會實現承諾。

正這麼想著，天空一瞬間降下聖潔光芒，照亮幽暗的四周。

艾黛爾賈特愣了愣，仰頭望向悄然探出雲層的銀月。

時機太巧，即使她與女神狂信者為敵，也不禁認為這是上天賜予的吉利徵兆。

「老師，請妳……一定要回來。」

艾黛爾賈特沐浴在月光中，懷抱著希望，向她唯一的信仰虔誠祈求。

她身前，融入無數眼淚的泉水，緩緩流進了下游的河流。

黎明前，大修道院山腳。

河岸旁，被冰涼河水冲刷著，貝雷絲緩緩張開了眼睛。

一年後，加爾古·瑪庫大修道院，女神之塔。

清晨，絢麗霞光穿過窗格，灑落在微笑眺望風景的皇帝身上。

這裡是艾黛爾賈特在校內最喜歡的地方，不過是離開學校後才喜歡的。

她人生中的兩個奇蹟在這裡發生，一是跟老師重逢，二是被老師求婚。

當然，聖墓中老師的選擇也是，決戰後老師恢復心跳也是，老師總是在製造奇蹟……
不如說，老師就是她的奇蹟。

「怎麼了，艾爾？」

同樣在欣賞風景的貝雷絲見艾黛爾賈特注視自己，溫柔地問了一句。

「我在想，這座塔可真是名副其實呢。」

她走到貝雷絲面前，笑著展開雙臂。

「女神之塔？」

貝雷絲主動給她一個輕柔的擁抱，被她反過來緊緊抱住。

「嗯，去年的千年祭，我在這裡見到了我的女神喔。」

艾黛爾賈特將臉埋進貝雷絲胸前，享受貝雷絲撫摸自己後腦勺的舒服觸感。

「……她現在，就在我的懷裡。」

艾黛爾賈特滿足地笑著，放肆地嗅聞起了女神身上的味道。